



碑銘

馮書

集

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國朝

碑

三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
 饗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丞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廟成某年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奏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肅廬帳於溧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迩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日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校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粟或不稱而奇哀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用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欸有禮眠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闡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空用事者驚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
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々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迺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
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貫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
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諡東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
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之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之雅
雅頤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粢芼之亦
有菊椒鍾鼓既作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綉
裳劔佩鏘之乘車彭之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
孔述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出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之祝躋祚盛服千秋萬禩敬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
秦國賀憲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
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憲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累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 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賜碑之 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先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一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二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二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二年終是官泰定二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以其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真氏附子曰惟一其官惟賢其官女長適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禦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置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未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環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備還宮伶人有効歌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鞞去象乘輿安而公劓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
爲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
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
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
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
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
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領之
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
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功也及以世官
留守上都歷

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一二宗
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
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睚眦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賕亦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
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質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
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鄞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莫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匱寔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旣信旣
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練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尔是戢于廬于旅肅
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紆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興孝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車

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歛臣我挾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宰
余今弗懲 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曹其
天平衣裳之襪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々令子蔚
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朝
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
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
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崇魯國弟常生端明殿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異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丞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人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旣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旣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二十人揔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所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異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異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々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鬣與其兄制置使潘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潘旣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異國
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
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摔首亂者擄之百衆遂定路鈴
轄詹汚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追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
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循州寇起連

結廬發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衛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己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聞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循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慨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
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
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
資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
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
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
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
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
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
稍二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實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陰令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
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崑壘皆崇雋先世勲業與公家
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

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廼輯廼安不震不怒廼睠赤子安其毋父任以弗疑何間䟽附顧瞻湘流頌 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膺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邕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温 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 密室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蕙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二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

陽先望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纂其墓之石以銘叙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
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
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辨治爲務而
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
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
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
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
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
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
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
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
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遑同幕頗爲動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即日集省
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々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
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々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中外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承解卒無以交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為牢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至爭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其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効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比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二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才急於需樸樞畢輪優游無虞攫榘薪樗朝服于于名駟大車爾臯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秦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蒞服俾守茲郡相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第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 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敵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駟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且諭諸閩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緹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音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 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焚黠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寶鉅萬二吏士或亡或劬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是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官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爾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二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蹠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議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論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牯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湯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也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婿曰傅鑑陳忠曾讓張晦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牘鄉長鄉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旣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千百列
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爲書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因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
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
雲委芽孽弗齊孰芟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
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藁十四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雍 虞 集 伯生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
軍以鎮亳䟽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

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

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

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屬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

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其辭不

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

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

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

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

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

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二年李璫叛濟南

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

行請擅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

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

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

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

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龜邊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平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休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
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
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
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
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
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
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
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
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 上嘉
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
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
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
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奔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
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
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閩外
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
之即日自馳駟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
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
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
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
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統人鎧
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
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驢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
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
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衆尤服其

竒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
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
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
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毫軍忠武王舊所
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
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
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
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
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
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
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弟廣王昺南奔
既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
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
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
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曷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及國威靈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戮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一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壑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父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艦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韻訖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号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度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楫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

者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孤營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
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
北突吾軍而遁今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
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
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主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
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
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劔與
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
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 土聞之震悼詔京
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附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爲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於叢林已不以爲惠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悅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
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
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
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
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
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
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
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
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
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
時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体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
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
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
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
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
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
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
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為立廟
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
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
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
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

以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之談笑畢渡木顛州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統養完牛

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為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住臨殿都雷颺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乘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袂擗排炎廓為清夷膠舟于壑存

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嶼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

表于鯢鱸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良興業以久大三錫彌

尊以啓王封冕為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

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

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新宮高明深

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焘高浮苾孰感

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為阡陌我有溝洫王

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頡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

以庖則盈笳簫饒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

祖荷戈執父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

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挾其要遂深蔽虧群讒切

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端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々天難諶斯
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々亦惟世
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係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々
其居侃々其容字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々視此無數
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
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二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
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
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送之還京師父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調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言

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

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

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

積怨毒已甚其

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巨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

觀資籍情露似漢重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拔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掠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鉄冶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莫不寬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南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徵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二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歟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

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

邦師雍其二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

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

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之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愛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

德豈曰避仇實瘴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

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

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睽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

綽有令譽維洛泱、濶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官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其處塋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同坐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其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柰何忍使邈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徙

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徇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父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吳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泚利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
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君衣服飲食雖
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
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
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
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
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
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
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
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
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醜有闕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
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
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
劉從道賈致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
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第七人嗣道
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平草允
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
爲此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
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
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
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
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
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

部主事皆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曾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表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集十五

碑銘

雍 真 集 伯生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伴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惟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年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日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其中書省以聞 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爲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疋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
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
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
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
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
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
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
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
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兩在河東所按問無自
言究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折事令無敢
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
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
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

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
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閹宦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
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
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
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倖公獨不赴泊然
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
校官徇工戶一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
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
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
者能刪治其餘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筭之
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
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
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闕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公
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警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
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
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
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
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父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
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舒何行
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
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狙
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駁之而疾不瘳炎之弗趨寂之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助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嚬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明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輦下

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第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焉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按語終日而先生史

學端緒自此始太理公前 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老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太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老千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桎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其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首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
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室藏有作運化衆錯撥拾偏駁欺世之忤文孰爲
雄江漢之東浩不窮補苴弥縫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闕中
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塋諸其子祖
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塋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
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
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
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
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旣盡有宋
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
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
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
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特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撥茶山中以爲次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
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宮而躬
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
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
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塋至于今久矣昔爲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辭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旣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々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第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齒齒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負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
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
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
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
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
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愬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
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挾而奪
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
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貧殘迫之
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
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
旣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
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
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
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
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徂安泰寧知官府不敗
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
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不便之時民旣又以叛告大家者
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
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
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
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二危馬逸車下注有婦
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徒書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咳舟師妻訟商殺其夫異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二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二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向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徹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荅荆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

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摠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之麓有神磨山者泉石幽勝公旣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敝於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塋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麈之陽溢流洋、有燁馬宗世為之望望之儼、有梓有
杞桓、勸農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鈞以究
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耆有綾瓊纓臨塗以潔軒、乘車沒
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臬
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 國史虞某曰北邙之
北有重岡蜿蜒隨為表平日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
流注合于漚南溝之渚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
祭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
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任金
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
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爲兆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葬
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附葬大父之次自有
誌太史其為者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北邙之巘、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
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二傳
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
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懔歎有程方

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
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
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
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
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
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
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
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爲
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
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 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章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 朝先生慨然
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
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

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
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
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
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
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
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孝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李詩父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
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孝乎先生廼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
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
之熱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三年而後
歸爲鄆李鄆城病還東明遠近李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
平李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

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
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儻乎山嶽之蒼々先
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々用位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
先有光我表西林永思不忘

